

JIAN

茧

昔者修罗女，常作天魔舞，见者皆惑。
他守在一无所有的虚空中，而她一颦一笑皆是色相。
她说，你杀得了魔，你救得了我？
他说，我杀得了魔，我救不了你，我已入魔。

江南
赵佳

◎ 著

◎ 绘

JIAN 生

江南
赵佳
◎ 著
◎ 绘

昔者修罗女，常作天魔舞，见者皆惑。
他守在一元所有的虚空中，而她一颦一笑皆是色相。
她说，你杀得了魔，你救得了我？
他说，我杀得了魔，我救不了你，
我已入魔。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茧 / 江南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391-4463-4

I. 茧… II. 江…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4332号

茧

江南/著

赵佳/绘

策 划	刘 欣
责任编辑	林 云 邹 源
特约编辑	刘梦颖 王晓颖
封面设计	朱 子
版式设计	高 珊 董晓辉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 秋 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960mm 1/16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0册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8.75
书 号	ISBN 978-7-5391-4463-4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24997)

【目 录】

第一章	9
第二章	21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3
第六章	65
第七章	71
第八章	81
第九章	85
第十章	93
第十一章	101
第十二章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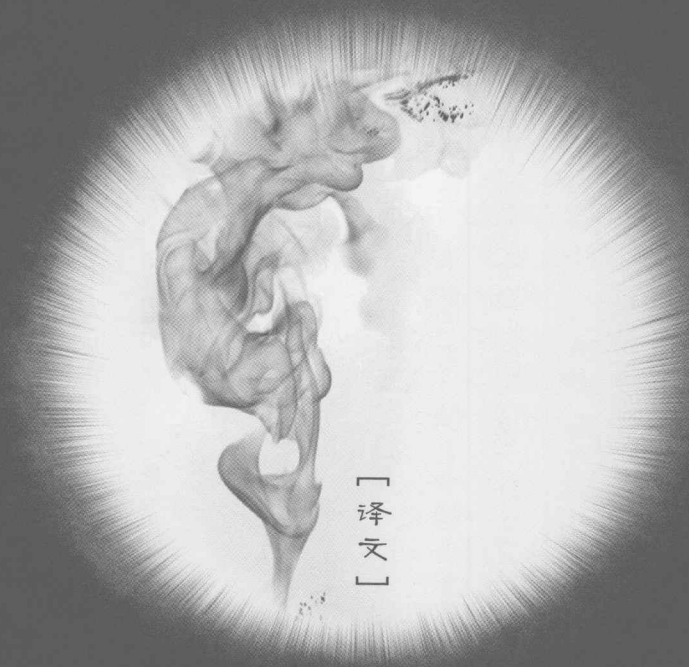


昔者菩萨。身为马王。名曰驱耶。常处海边渡漂流人。

时海彼岸有淫女鬼。其数甚多。若睹商人。即化为城郭居处。田园伎乐饮食。变为美人。颜华晔。要请商人。酒乐娱之。鬼魅惑人。皆留匹偶。一年之间。淫鬼厌故。以铁刺其咽。饮其血食其肉吮其髓。

马王遥睹淫鬼人。为之流泪。因飞渡海。之海彼岸。获成捣粳米。马王食饮毕。登山呼曰。谁欲度者。如此三矣。商人闻之喜曰。常闻神马哀度危难。今其平。喜而趣之。曰哀度吾等。马曰。尔等去者。淫鬼必当提子示尔号呼而追。有顾恋之心者。吾去后。鬼必复以铁尔咽。饮尔血吞尔肉。正心存善可得全命矣。夫欲归者。骑吾背援吾鬣尾捉头颈自由所执。更相攀援。必活睹亲也。商人信用其言者。皆获全命归睹六亲。淫惑之徒信鬼妖蛊靡不见。夫信正去邪。现世永康矣。

佛告诸比丘。时马王者吾身是也。菩萨锐志度无极精进如是。



「译文」

昔

日有一位菩萨，是马中的王，名叫驱耶，常在海边救渡落水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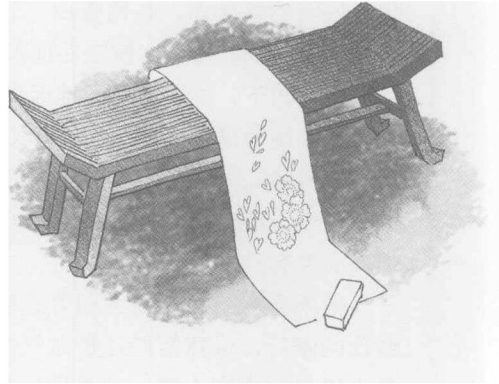
那时海的对岸有淫女鬼，数目很多，如果看见商人泊岸，就变化出城池住处，还有田园歌舞饮食，自己则变化为女子，容貌美好，邀请商人饮酒娱乐。淫女鬼以媚术惑人，把商人都留下作为配偶。一年之后，淫女鬼们厌倦了，就用铁镵刺进商人的喉咙，喝血、吃肉、吸吮骨髓。

马王远望见淫女鬼吃人，流下眼泪，于是飞渡大海，到了海的彼岸，得到干净的粳米。马王饮食完毕，登山高呼，问有人想渡海么？重复三次。商人听到了高兴地说，经常听说神马怜悯世人救度危难，今天传闻变成真的了。于是欢喜地来到马王身边，说请怜悯我们，救度我们吧。马王说：“你们离开这里，淫女鬼必然带着你们和淫女鬼生下的孩子，号哭着来追逐你们。你们如果有顾盼留恋的心，我去之后，淫女鬼们还会用铁镵刺你们的喉咙，喝你们的血，吃你们的肉。内心正直坚强的人可以获得我的救度。你们中想回去的，无论是骑在我的背上、抓住我的鬃尾、抱住我的头颈，一个抓着一个，必然都能活着看见亲人。”商人中相信这话并遵从的，都平安回家见到亲人。那些被迷惑的淫邪之徒没有不被吃掉的。所以说相信正理驱逐邪念，便能得到今世的安康。

佛告诉诸位比丘，那时的马王就是我。菩萨意志坚定精进勇猛，便是如此的。

[第一章]

Chapter One



早春，扬州，大明寺。

按照静澄法师的回忆，那是明月第一次看见相忘。那时节青空浮云，满树桃花盛开，仿佛一幅绢画上了胭脂。明月，那个鲜活得总像要从这幅画里跳出去的女孩子就在此刻咯咯轻笑着跑进了大明寺后园的碧桃园，长裙雪白，外面罩着粉色轻纱，那股子美带着几分霸道嚣张。两个丫鬟在后面追赶，跑得气喘吁吁。

桃花树下，静澄法师席地而坐，苦思的是无常之真谛。

遥遥地看见明月，静澄法师叹息一声，凡夫俗子们就是这样的，每看见春暖花开就欢欣喜悦，却不会想到总有繁花凋零的凄凉秋。白马西来，鉴真东渡，我佛正法已经流传了这么多年，可世事无常的真谛又有几人参得透？

他不喜欢有女眷在大明寺这块禅宗净地里喧闹，觉得坏了年轻僧众的修行，毕竟他们还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可是他也知道这位明月小姐出身官宦人家，父亲是扬州都督府的都督同知明承烈。大明寺的住持大憨禅师也拿她没什么办法，何况静澄。静澄只是个在大明寺挂单的和尚，带着一个叫相忘的小弟子。

好在粉色的窈窕身影和肆无忌惮的笑声很快就一齐远了，渐渐就要融在桃花深处，静澄法师又能静下心来苦思了。他曾是少林的武僧，年轻时候一身童子功铁罗汉修为过人，锤炼筋骨上花了太多工夫，在禅定之道上就差一些。反而是弟子相忘，虽然年纪小，心却静，武术佛学都能兼顾。静澄教出这样的弟子来，心里也觉得安慰。

明月就是这么个姑娘，总咯咯地笑，仿佛天下没有什么害她忧愁的事。

可她心里的事，只有她自己知道。

过了这个月十六她就满十六岁了。女孩儿家到了这个年纪也该考虑嫁娶大事了，何况她爹明承烈在扬州是位高权重的大员，人人都看着。若是女儿嫁不出去，肯定是个笑柄，没准还惹得那帮嚼舌根的人背后捕风捉影，说他明承烈不愿嫁女，是不甘心驻守扬州一地，一心想着进京当个朝官，把女儿嫁到皇亲国戚的府上。

所以明承烈给夫人下了令，明月十六岁前，给她找一个扬州本

地的婆家。

明大小姐的容貌和家世都是扬州城里一等一的，直接登门求亲的，七拐八绕托关系的，几乎踩断了明府的铜门槛，可明承烈掂量来掂量去，只觉得全扬州官家豪门里的公子没一个配得上他女儿。十几年辛辛苦苦养得一颗掌上明珠，总不能送到猪嘴里去含着，为此明承烈没少叹气。不过再怎么，女孩儿家总是得嫁人，不能一辈子侍奉爹娘当个苦命的老姑娘。这边求亲的人还在一拨一拨地往门外赶呢，那边明夫人已经开始教明月女工了，说这嫁妆里的一床被面儿，还是要新娘子自己绣的，这样夫妻才能睡得踏实，一体同心。

明月拿了三天的针，听了母亲三天唠叨，只觉得脑袋里十万只蜂子嗡嗡地飞，难过得夜不能寐，打死也不肯再摸针线。她贴身的丫鬟小苏是个机灵鬼儿，说那便去烧香许愿吧，求菩萨保佑嫁个好人家，老爷夫人都不会阻拦。果然，明承烈听说了频频点头，一是感慨女儿这心思终于拧过来了，对自己终生大事上心起来，二是女儿终于懂事了，知道敬畏神佛。

明承烈信佛，却有个无法无天的女儿。明月三岁不到的时候，明承烈带着去庙里进香，这边给主持递上五十两香油钱，那边看着小女儿从奶妈手里挣脱出来，一把抓起供桌上的酥油灯，摔手砸向佛像金面，然后咯咯咯笑得开心。明承烈当时只觉得五雷轰顶，心里觉得自己这宝贝女儿怕是个孽障了。

那一刻的情景十几年间明承烈隔三岔五地梦见，大雄宝殿上佛像慈悲异香缥缈，喃喃的诵经声不绝于耳，忽地琉璃盏破空而来，砸在佛像脸上，琉璃碎片飞溅，酥油慢慢地烧了起来，佛面上金漆融化。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儿手指着燃烧的佛面，哈哈大笑。明承烈梦里就想要跪下去磕头，醒来心里还是后怕。

后来的事情证明明承烈猜得没错，他这个独生爱女是个小魔头，从小像男孩似的野在明府后院里，撵猫逗狗抓蟋蟀，长到十五岁年纪还敢踩着绣楼二层的屋檐往下跳，天不怕地不怕。明承烈要跟她说两句为人处世的道理，无论是说儒家的礼法、道家的淡泊、佛家的领悟，明月一概不听，用两根白玉般的手指塞着耳朵眼，鼓着腮帮子瞪着明承烈。明承烈只好长叹一声把满嘴的话吞回去，这时候那小丫头立刻眉眼弯弯地笑着上来给明承烈揉肩膀，明承烈只



笑着摸摸女儿的头。

明承烈心里老是揣着这点儿不安，不知这女儿嫁到谁家，谁家能容得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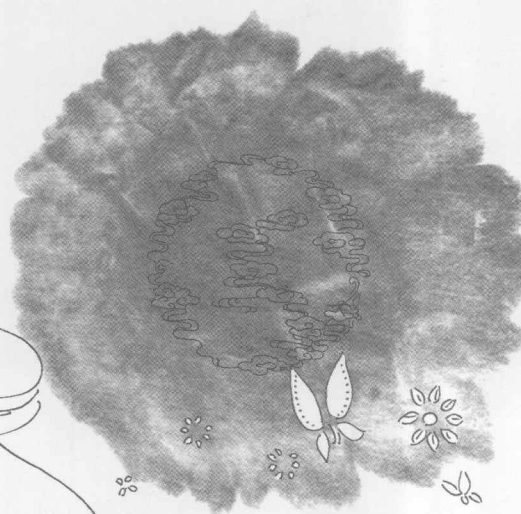
明月去寺里纯粹为了散心，大明寺后面满眼碧桃，开得正灿烂，一树一树的锦云堆砌。她一阵疯跑，落花满头，刚停下来喘喘气，给小苏小菊追上了，小苏嘴巴甜，看着明月额上桃花，说倒像是寿阳妆。

这时候明月看见那个小和尚在满树桃花里打拳。

打拳明月从小看到大，她爹明承烈行伍出身，一套太祖长拳是每天都要练的，可从没有这小和尚打得好看。和尚的拳并不凶悍，劲道虚柔，击打空中的落花。他连环进步，脚踏虎势，白色的僧袍鼓着轻风，大袖和下摆都飞扬起来。最后打出十八连环，带上了太极的柔劲，白色的大袖中怀抱着一团飞花，花瓣在两袖间翻转激扬，仿佛是被他抱在怀里的一卷粉色的波涛。

一套拳打完，和尚缓缓收了功架，遥望远处一轮明月初升，淡淡地念了声佛说：“阿弥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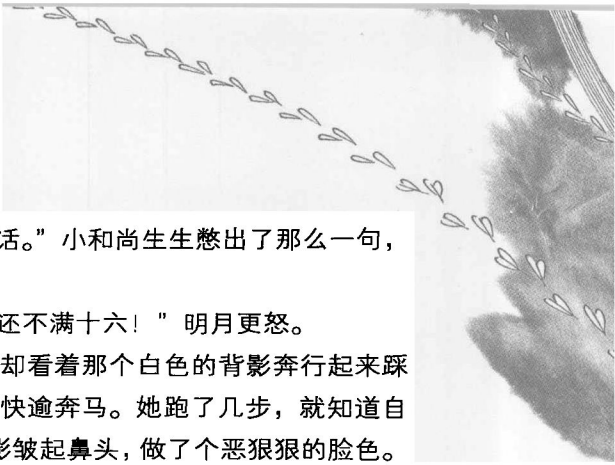
那一瞬日光月光一起照在他干干净净的脸上，明明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和尚，却有佛光乍现的感觉，让人心里不由得一惊一颤。

小和尚一转身，看见明月三个，愣了一下，佛光黯然，露出一点小傻相来。明月看着他傻傻的样子，也愣了一下，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小和尚，你叫什么名字？”明月一叉腰，上前一步。

明月进一步，小和尚就退一步，脸上露出畏惧的神情来。明月心里不由得怒了，心想又不是要杀他的头，看他打拳打得好问个名字，躲什么？她越急越进，小和尚却退得更快。





“师父说，不叫我跟女人说话。”小和尚生生憋出了那么一句，掉头如风般的跑掉了。

“女人？谁是女人？本小姐还不满十六！”明月更怒。

她带着两个丫鬟拔腿就追，却看着那个白色的背影奔行起来踩着满地的落花，仿佛凌波渡虚，快逾奔马。她跑了几步，就知道自己是追不上了，只得冲着那个背影皱起鼻头，做了个恶狠狠的脸色。

“我看那小和尚啊，是被我们小姐的美色给吓退了。”小苏安慰明月，“像他一辈子，哪有机会见着小姐这么美的大家闺秀？那些公子哥儿盼死了不过看见小姐的一幅裙脚。”

“小疯和尚，看见我跟看见老虎似的，转身就跑。下次再见着，叫他逃不出本小姐的掌心！”明月狠狠地攥拳。

相忘平时都在僧房后面练拳，轻易不进桃园，桃园里偶尔有香客来往，让人看见不好。佛门是片净地，不可妄动杀机。

静澄让他在拳法上多想少动，说练拳也看“顿悟”二字，合乎禅宗至理。所以近来相忘摆功架的时候少了，学师父在桃园里踱步思索，念诵些经文，苦心参悟。可那天他看见阳光万丈中桃花摇曳，千万飞花如飞雪般离开枝干，旋舞于风中，忽然就觉得体内真气涌动起来。最熟的那套大慈悲伏魔拳法一下子浮上脑海，一招一式如在眼前。

他顾不得思索，拉开功架，柔劲卷在僧袍两袖里，拳追落花而走。这套拳他打了几千遍上万遍，从未打得如此入神，仿佛酣醉不愿醒来。

打完三十六个变化，最后那记“十八罗汉大降魔拳”的拳劲弥散在空中，相忘觉得自己受了佛光的普照。他看着下午日升月落的天空，感觉到这生生流转的世事如此空幻，那套足可生裂虎豹的拳劲转瞬消散，落花依旧还是落花，淡泊地飘落。

就像师父说的，这世上的执迷都是枉然。

这时候他看见了那个粉色衣衫的女孩儿，她额上几点桃花痕，清澈的瞳子亮得扎眼。他心里一动，只觉得这个女孩的身影亮得让周围的日月之光飞花万瓣都黯淡了。